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十七　列傳一百七

元稹 麗嚴　白居易 弟行簡 從弟敏中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兵部尚書平昌公嚴六代祖也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丞父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以稹貴贈左僕射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爲稹自授書教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祕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爲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制下除右新書左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

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卽日上疏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文王伾以猥褻待詔蒙幸太子永貞之際大撓朝政是以訓導太子宮官宜選正人乃獻教本書曰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冐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邪俾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習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

淩亂之音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縱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彼庸佞違道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遊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

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怏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宮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天下之人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疎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

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卽位之後雖遊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皆宰相

兼領其餘宮僚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用至母后臨朝翦棄王室當中睿二聖勤勞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吐扶衛之一辭而令醫匠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也邪兵興已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耗瞶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由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廢耗瞶不知書者爲之師乎疎冗散賤不適

用者爲之友乎此何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宮僚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養其身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繼堯傳陛下十一　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內是天下之人傾耳注心之日

特顧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愼擇宮僚皆用博厚宏深之儒而又明達機務者爲之更相進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去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已備則資遊習之善以宏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登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紉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衞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强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磐石之勢也又

豈與夫魏晉以降因賊其兄弟而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哉憲宗覽之甚悅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日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羣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合天下之志洽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

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
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諱爲虞於是房杜王魏
議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
運聽明於上哉蓋下盡其言以宜揚發暢之也夫樂全
安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
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喜順從怒響犯亦古令情一
也豈獨文皇廿逆耳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
亡之禍大思爲子孫建永安訂也爲後嗣者其可順一
朝意而茂文皇之天下乎陛下卽位巳一歲百辟卿士
天下四方之人骨朮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
前後拾遺補關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
匭函會未聞雪冤決事明祭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宏
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耳承
顒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暇陳治安議敎
化哉佗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簿書錢穀登降耳以
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尚房杜王魏輔翼
之智日有獻可替否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言事進
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爾位固罪乎輒昧死條
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邪本二封諸王三磐石出宮人
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大對萃臣廣聽明七

復正衙奏事入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畋游於時論傪高宏本豆盧靖等出爲刺史閏旬追還詔書稹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論西北邊事皆朝政之大者憲宗召對問方畧爲執政所忌出爲河南縣尉丁母憂服除拜監察御史四年奉使東蜀劾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又籍沒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戶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錢七千貫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稹雖舉職而執政有與礪厚者惡之使還令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韓皐封杖決湖州安吉令孫澥四日內死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度使王紹傳送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舍安喪柩稹

並劾奏以法河南尹房式爲不法事稹欲追攝擅令停務旣飛表聞奏罰式一月俸仍召稹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新書仇士良）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後士元追之後以箠擊稹傷面執政以稹少年後輩務作威福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李絳崔羣白居易皆論其枉）稹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爲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旣以俊爽不容於朝流放荆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稹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爲詩自

有三十五十韻乃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者里巷相傳為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十四年自虢州長史徵還為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辭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自敘曰稹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强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爲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芻蕪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閒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慙靦無地稹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閒誕無事

遂專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者有之辭直氣麤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庳格律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爲元和詩體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爲次韻

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自爾江湖間爲詩者復相放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句已來實慮糞土之牆庇之以大厦使不復破壞永爲版築者之誤輒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爲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欒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邅迴不爲無用矣楚深稱賞以爲今代之鮑謝也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爲樂曲者知

稹所爲嘗稱其善宮中呼爲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嘗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夐然與古爲侔遂盛傳於代稹內不平因誡風俗詔歷詆羣有司以逞其憾由是極承恩顧嘗爲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入翰林爲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宏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宏簡爲刎頸之交謀亂

朝政言甚激訐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職授工部侍郎上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同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時王廷湊朱克融連兵圍牛元翼於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賜節鉞令罷兵俱不奉詔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有和王傅于方者故司空頔之子干進於稹言有奇士王昭于友明二人嘗客於齊趙間頗與賊黨通熟可以反間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財資其行仍賂兵吏部令史爲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于方之謀以稹與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爲稹所使欲結客王昭等刺度度隱

而不發及神策軍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詔三司使韓皋等訊鞫而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遂俱罷稹度平章事乃出稹爲同州刺史度守僕射諫官上疏言責度太重稹太輕上心憐稹止削長春宮使稹初罷相三司獄未奏京兆尹劉遵古遣坊所由潛邏稹居第稹奏訴之上怒罰遵古遣中人撫諭稹稹至同州因表謝上自敘曰臣稹孤負聖明辱累恩奬便合自求死所豈謂尚忝官榮臣稹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爲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

臣親爲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由是苦心爲文夙
夜強學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
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爲學止於升朝無朋友爲臣
吹噓無親戚爲臣援庇莫非苦已實不因人獨立性成
遂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於延英
旋爲宰相所憎出臣河南縣尉及爲監察御史又不規
避專心糾繩復爲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事貶臣
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和十四年憲宗皇帝
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多是臣
登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拾遺補闕愚

臣既不料陛下天聽過卑知臣薄藝朱書授臣制誥延英召臣賜緋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萬侵毀陛下察臣無罪寵奬踰深召臣面授舍人遣充承旨翰林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人生之榮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昭臨彌加保任竟排羣議擢授台司臣忝有肺肝豈並尋常宰相況當行營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下軫念之言愚臣恨不身先士卒所問于方計策遣于友明等救解深州蓋欲上副聖情豈是別懷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瀆聖聰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一了便擬殺

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加薄貶同州雖遠咫尺之間不遠郊圻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遣他人商量乍可與臣遠處方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廷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顔乃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顔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泉臣無任自恨自慙攀戀聖慈之至在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會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

秦望之遊月三四焉而諷詠詩什動盈卷帙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稹酬倡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稹既放意娛遊稍不修邊幅以瀆貨聞於時凡在越八當作六年大和初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三年九月入爲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會宰相王播倉卒而卒稹大爲路岐經營相位四年正月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於鎮時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有子曰道護時年三歲稹仲兄司農少卿積營護喪事所著詩賦詔册銘誄論議

等雜文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稹長慶末因編刪其文藁自敘曰劉歆云制不可削予以為有可得而削之者有不可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慾君有之則譽歸於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攘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即位臣下未有以言刮視聽者予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為裴度李正辭韋熏訟所言當行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

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爲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爲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資過其稱權薪盜賦無不爲仍爲礪密狀不當得醜謚予自東川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分莅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獄自裁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絕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判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郵傳其柩柩

至洛其下毆詬主郵吏子命吏徙柩於外不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為養子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八伯朝廷饋東師主計者誤命牛車四千三百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止之貞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內外寵臣皆喑嗚會河南尹房式詐譲事發奏攝之前所喑嗚者叫噪宰相素以劾判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為膳部員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

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爲給舍他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語召入禁林且欲亟用爲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予爲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爲宰相復有購狂民告予借客刺

裴者鞫之復無狀然而裴與予以故俱罷免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危衞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於陳暢辨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郡縣之奏請賀慶之常禮因亦附於件目始敎本書至於爲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毁之易至也其自敘如此欲知

其作者之意備於此篇稹文友與白居易最善後進之士最重龐嚴言其文體類已保薦之

龐嚴者字子肅壽春人父景昭嚴元和中登進士第長慶元年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遺聰敏絶人文章峭麗翰林學士元稹李紳頗知之明年二月召入翰林爲學士轉左補闕再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嚴與右拾遺蔣防俱爲稹紳保薦至諫官內職四年昭愍卽位李紳爲宰相李逢吉所排貶端州司馬嚴坐累出爲江州本紀信州刺史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制既下敖封還時人凜然相顧曰于給

事犯宰相怒而爲知已不亦危乎及覆制出乃知敖駮
制書貶嚴太輕中外無不喧誚以爲口實初李紳謫官
朝官皆賀逢吉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爲殿中
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嚴復入爲庫部郎中大和二年
二月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
賈餗爲試官以裴休爲甲等制科之首有應直言極諫
舉人劉蕡條對激切凡數千言不中選人咸以爲屈其
所對策大行於時登科者有請以身名授蕡者嚴再遷
太常少卿五年權知京兆尹以强幹不避權豪稱然無
士君子之檢操貪勢嗜利因醉而卒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溫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鍠歷酸棗鞏二縣令鍠生季庚建中初爲彭城令時李正已據河南十餘州叛正已宗人洧爲徐州刺史季庚說洧以彭門歸國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州襄州別駕自鍠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於高齊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於下邽今爲下邽人焉居易幼聰慧絕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編投著作郎吳人

顧況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絕復得吾子矣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集賢校理居易文辭富豔尤精於詩筆自讐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闕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皇帝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爲學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

平所貯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再瀆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案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

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校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絶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飲無不先預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廏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者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

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闕遺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露伏乞天鑒深察赤誠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卽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居易與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舉交情隆厚稹自監察御史謫爲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羣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

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祗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稹爲誡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旣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爲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士

元踢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押柩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敕徵百姓草又奏韓皐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

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 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於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疏入不報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

其錢不多自可官中爲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東王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是時孫璹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璹進奉國以旌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閿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人居易面論辭情切至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置

行營節度即承璀爲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恥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 帝不聽

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

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專委承璀外則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爲計空得一縣即壁不進理無成功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強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熏蒸誰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狃於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强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罷兵遂罷

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

後對殿中論執

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繇是多見聽納五年當改官上謂崔羣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爲內職求爲京府判司爲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邽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

首上疏論其寃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湓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嘗與人書言之曰予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木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

蘿爲牆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居易與湊滿朗晦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迹爲人外之交每相攜遊詠躋危登險極林泉之幽邃至於翛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時元稹在通州篇詠贈答往來不以數千里爲遠嘗與稹書因論作文之大旨曰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

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誡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

歌洩導人情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闕於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闕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寖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

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

今古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喑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

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瞀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爲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間有可以救

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

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卽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邪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

亦其宜也日者聞親友閒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
試賦判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然自
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
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
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閒有題僕詩者
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
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
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
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
誠雕篆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

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旣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屯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

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或臥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兩韻至百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

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尙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

後人始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

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迹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祕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爲元白往還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踊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太

息矣僕常語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為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銓次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居易自敘如此文士以為信然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潯陽浮江上峽十四年

三月元稹會居易於峽口停舟夷陵三日時季弟行簡從行三人於峽州西二十里黃牛硤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南賓郡當峽路之深險處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爲木蓮荔枝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紫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氷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此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木蓮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爲黃心樹經冬不彫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

如蓮香色豔膩皆同房獨欒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日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邱元志寫之惜其遐僻因以三絕賦之有天教抛擲在深山之句咸傳於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寫其年冬召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明年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始着緋時元稹亦徵還為尚書郎知制誥同在綸閣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元祖厥訓孔彰馳騁田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誡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句未足為歡上心既悟為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鷂死握中噫逐獸於野走馬於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長慶元年三月

受詔與中書舍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及第人鄭朗等一十四人十月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讐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論關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貨竭矣詔聽辭餉十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又與賈餗陳岵爲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然多爲排擯不得用其才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貴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光顏故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

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為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浹嘗會於境上數日而別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復出為蘇州刺史文宗即位徵拜祕書監賜金紫九月上誕節召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對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難蜂起辭辯泉注上疑宿構深嗟挹之大和二年正月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三年稱病東歸求為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

林蒙英主特達顧遇頗欲奮勵效報苟致身於訏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爲事大和已後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以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

致家妓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爲池上篇曰東都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卽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爲主喜且曰雖有池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五白蓮折

胥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獲之習管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仙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宏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大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爲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

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爲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鼃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我前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老乎其間又效陶潛五柳先生傳作醉吟先生傳以自況文章曠達皆此類也大和末李訓構禍衣冠塗地士林傷感居

易愈無宦情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辭疾不拜尋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諸妓女樊蠻等仍自爲墓志病中吟詠不輟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風痹之疾體癏首眩左足不支蓋老病相乘有時而至耳予栖心釋梵浪迹老莊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內忘憂患先禪觀而後順醫治旬月以還厥疾少閒杜門高枕澹然安閒吟詠興來亦不能遏遂爲病中詩十五篇以自諭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恭節惑浮屠道尤甚

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眞盧眞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新書七十五贈尙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無請謚敏中爲相請謚有司曰文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並行於世長慶末浙東觀察使元稹爲居易集序曰樂天始未言試指之無字能不誤始旣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辭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尙馳競不尙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元珠斬白蛇劍等賦泪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會憲宗皇帝策召

天下士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選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祕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體及雜體前後數十詩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放效競作新辭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其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有至盜竊名姓

苟求自售雜亂閒厠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
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
之詩固亦不知予爲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
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
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
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
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
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
是矣因號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長
可以爲多矣夫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

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誡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誥長於實啟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辭冊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人以為稹序盡其能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居易嘗寫其文集送江州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無子以其姪孫嗣遺命不歸下邽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後履道第卒為佛寺東都江州人為立祠焉

新書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他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敘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他為雜律又讖世人所愛惟

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敎授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麗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行簡字知退貞元末登進士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中盧坦鎮東蜀辟爲掌書記府罷歸潯陽居易授江州司馬從兄之郡十五年居易入朝爲尚書郎行簡亦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長慶末振武奏水運營田使賀拔志言營田數過實詔令行簡按覆之不實志自刺死行簡寶厯二年冬病卒有文集一十卷行

簡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

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也祖鏻位終揚府錄事參軍父季康溧陽令敏中少孤爲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佐李聽歷河東鄭滑邠寧三府節度掌書記遷右拾遺試大理評事大和七年丁母憂退居下邽會昌初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尋除戶部員外郎還京爲符澈邠寧副使澈卒以能政聞御史中丞高元裕薦爲侍御史再轉左司員外郎武宗皇帝素聞居易之名及卽位欲徵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

朝謁因言從弟敏中辭藝類居易即日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遷中書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會昌末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集賢史館大學士宣宗即位加右僕射門下侍郎金紫光祿大夫太清宮使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及德裕再貶嶺南敏中居四輔之首雷同毀譽無一言伸理物論非之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訾德裕著書亦言惟以怨報德爲不可測蓋斥敏中云五年崔鉉輔政欲專任患敏中居右會党項數寇邊鉉言宜得大臣鎮撫天子謂其言能相檢校司空出爲邠州刺史邠寧節度招撫党項都制置等使初帝愛萬壽公主欲下嫁士人時鄭顥擢進士第有閥閱敏中以充選顥與盧氏婚將授室而罷銜之敏中自以居外畏顥讒自訴於帝

帝曰朕知久矣若用顥言肅相任邪顥左右取書一函發視悉顥所上繳中乃安及行帝御安福樓以餞頒璽書諭慰賜通天帶銜以神策兵開府辟上禮如裴度討淮西時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即說諭其衆皆願棄兵爲業乃自南山並河按屯堡回繞千里又規肅關通靈威路 七年進位特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等使 增縣軍完劍關壁治蜀五年有勞加兼太子太師 十一年二月檢校司徒平章事江陵尹荊南節度使懿宗即位徵拜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復輔政尋加侍中 數月足病不任謁因求避位不許中使者中病四月陛下坐朝與他宰相語不三刻安暇論天下事願聽其請無使有持寵曠貴之譏書聞帝怒斥諫陽翟令給事中鄭公輿申救不聽諫者侍中吐之遠裔未幾加敏中中書令自裴度以勳德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咸通二年南蠻擾邊召敏中入議許挾扶升殿固求免 二年罷相爲河中晉絳節

度使新書鳳翔當從新書累遷中書令案新書紀此當在二年罷相文上太子太師致仕卒二奏願歸守墳墓除東都留守不敢拜許以太傅致仕詔書未至卒冊贈太尉博士曹鄴責其病不堅退且逐諫臣舉怙威肆行謚曰醜

史臣曰舉才選士之法尚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罷中正之法委銓舉之司繇是爭務雕蟲罕趨函丈矯首皆希於屈宋駕肩並擬於風騷或侔箴闕之篇或效補亡之句咸欲錙銖採葛糠秕懷沙較麗藻於碧雞鬬新奇於白鳳暨編之簡牘播在管絃未逃季緒之詆訶孰望子虛之稱賞迨今千載不乏辭人統論六義之源較其三變之體如二班者蓋寡類七子者幾何至潘陸情

致之文鮑謝清便之作追於徐庾漣麗增華纂組成而耀以珠璣瑤臺構而間之金碧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聲於後或位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則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衛若品調律度揚搉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有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壼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

小說就文言文居易爲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

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荎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唐書卷二百十七

唐書卷第二百十八　列傳百八

趙宗儒 父驊從新書增　竇易直 子綱從新書增

李逢吉　段文昌 子成式

宋申錫　李程 子廓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八代祖彤仕後魏爲征南將軍父驊爲秘書少監 驊字雲卿少嗜學履尚清鯁開元中擢進士第補太子正字調雷澤河東丞採訪使韋陟器之表置其府又爲陳留採訪使郭納支使安祿山陷陳留驊沒於賊時江西觀察使韋儇族妹坐其夫爲僞官不供賊沒爲婢驊哀之以錢贖韋厚爲資給賊平訪近屬歸之時人高其義驊以嘗陷賊貶晉江尉久之召拜左補闕遷累尚書比部員外郎建中初遷秘書少監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易操少與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爲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驊位省郎衣食窶乏奉單寡

諸子至徒步人爲咨美涇原兵反驛竄山谷病死贈華州刺史宗儒舉進士初授宏文館校書郎滿歲又以平判入高等補陸渾主簿數月徵拜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父驊祕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一日當時榮之建中四年轉屯田員外郎內職如故居父憂免喪授司門司勳二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定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所畏避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各以過黜之尚書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紹比皆考中上宗儒貶之中中又祕書少監鄭雲逵考其同官孫昌裔入上下宗儒復入中上凡考之中上者不過五十人餘多減入中中德宗聞而善之遷

考功郎中丁母憂終喪授吏部郎中十一年遷給事中十二年與諫議大夫崔損同日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俱賜紫金魚袋十四年罷相爲右庶子宗儒端居守道勤奉朝請而已德宗聞而嘉之二十年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曰知卿閉關六年故有此拜曩者與先臣竝命尚念之邪宗儒因俯伏流涕德宗崩順宗命爲德宗哀冊文辭頗悽惋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畿汝都防禦使入爲禮部戶部二尚書尋檢校吏部尚書守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營田觀察等使散冗食之戍二千八六

年又入為刑部尚書七年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召拜御史大夫俄遷檢校右僕射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晉絳慈隰節度觀察等使赴鎮後擅用供軍錢八千餘貫坐罰一月俸十二年七月入為兵部尚書九月改太子少傅權知吏部尚書銓事十四年九月拜吏部尚書穆宗即位以初釋服令尚書省官試先朝所徵集應制舉人宗儒奏曰準今月十五日敕比者先朝徵集應制人等已及時限恐皆來自遠方難於久住酌宜審事遂委有司定日就試如聞所集之人多已分散須知審的然後裁定宜

令所司商量聞奏者伏以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試人亦非舊典今覃恩既畢庶政惟新况山陵日近公務繁迫待問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恐須權罷從之復拜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長慶元年二月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爲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以宗儒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師寶歷元年遷太子太保昭愍晏駕爲大明宮留守大和四年拜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文宗召見訪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

已願陛下守而勿失文宗嘉納之五年宋申錫被誣上召師保已下議其刑上以宗儒高年宜令不拜尋拜疏請老六年詔以司空致仕是歲九月卒年八十七廢朝冊贈司徒諡曰昭 宗儒以文學進前後三鎭方任八領選部畧於儀矩切於治生時論以此少之

竇易直字宗元京兆始平人祖元昌彭州九瀧令父或盧州刺史易直舉明經爲祕書省校書郎再以判入等授藍田尉累歷右司兵部吏部三郎中元和六年遷御史中丞謝日賜緋魚袋八年改給事中九月出爲陜虢都防禦觀察使仍賜紫入爲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姦贓事

發易直令曹官韋正晤訊之得贓三十萬上意其未盡詔重鞫坐贓三百萬貶易直金州刺史正晤長流昭州十三年六月遷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等使案紀元和十四年五月易直自宣歙遷浙西觀察使下皆屬浙西事傳闕遷浙西文長慶二年七月汴州將李㝏逐其帥李愿易直聞之欲出官物以賞軍或謂易直曰賞給無名却恐生患乃已軍士已聞之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州將王國淸指以爲賞激諷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淸下獄其黨數千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淸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爲亂者獲一人賞千萬衆喜倒戈擊

亂黨並擒之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九月以李德裕代還爲吏部侍郎十一月改戶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四年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改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郎讓度支置其俸三月有詔停判寶曆元年七月罷判度支大和二年十月罷相檢校左新書右僕射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入爲左僕射判太常卿事十一月檢校司空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六年以疾求還京師七年四月卒贈司徒謚曰恭惠易直自入仕十年餘常居散秩不應請辟及居方任亦以公廉聞在相位未嘗論用親黨凡於公舉即無所避然元和中吏部尙

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時爲御史中丞奏駁餘慶所議及易直爲左僕射郝行隔品致敬之禮時論非之子紃仕至渭南尉集賢校理妻父王涯被禍宦官知易直子得不死貶循州司戶參軍

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貞觀中學士李元道曾孫祖顏父歸期新書父顏有痼疾逢吉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據傳則顏爲父非祖然宰相世系表乃與舊傳同則新書傳疑誤但表以逢吉爲元道五世孫而此作曾孫以時合之疑當從表逢吉登進士第釋褐振武節度掌書記入朝爲左拾遺左補闕改侍御史充入吐蕃冊命副使工部員外郎又充入南詔副使元和四年使還拜祠部郎中轉右司六年遷給事中七

年與司勳員外郎李巨並爲太子諸王侍讀九年改中
書舍人十一年二月權知禮部貢舉騎都尉賜緋四月
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金紫其貢院事仍
委禮部尚書王播署牓逢吉天與姦回妬賢傷善時用兵討
淮蔡憲宗以兵機委裴度逢吉慮其成功密沮之繇是
相惡及度親征學士令狐楚爲度制辭言不合旨楚與
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罷楚學士罷逢吉政事出爲劍南
東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穆宗卽位移襄州刺史山
南東道節度使逢吉於帝有侍讀之恩遣人密結倖臣
求還京師長慶二年三月召爲兵部尚書時裴度亦自

太原入朝以度招懷河朔功復留度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嘗上表論稹姦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爲勢必相傾乃遣人告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爲元稹刺裴度帝命尚書左僕射韓臯給事中鄭覃與逢吉參鞫及捕于方鞫之無狀稹度俱罷相位逢吉代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自是寖以恩澤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學士李紳韋處厚等顯於上前言度爲逢吉排斥而度於國有功不宜擯棄故得以僕射在朝時巳失河朔而王智興擅據徐州李㝏據汴州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度再秉國鈞以攘暴亂及爲逢吉嫁禍奪

其權四海爲之側目朝士上疏論列者十餘人屬時君
荒淫政出羣小而度竟遷外藩學士李紳有寵逢吉惡
之乃除爲中丞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
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
紳果移牒往來愈性木強遂至語辭不遜喧論於朝逢
吉乃罷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紳中謝曰帝
留而不遷夵平進尚書右僕射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梁守謙劉宏規王守澄議請立景王爲皇太子帝不能言頷之而已明日下詔皇太子遂定翼城人鄭注以醫藥得幸
於中尉王守澄逢吉令其從子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
仲言辨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

者敬宗初即位年方童丱守澄從容奏曰陛下得爲太子逢吉之力也是時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爲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逢吉尋封涼國公邑千戶兼右僕射昭愍即位左右屢言裴度之賢曾立大勳帝甚嘉之因中使往興元即令問訊賚麻初度連上章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爲謀欲沮其來張權輿造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

相有天分應謠讖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言權輿所撰既不能沮又令衛尉卿劉遵古從人安再榮告武昭謀害逢吉武昭者有才力裴度破淮蔡時奬用之累奏爲刺史武昭者陳留人果敢而辨度之討蔡遣說吳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撓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及度被斥昭以門吏久不見用客於京師途窮頗有怨言逢吉冀法司鞫昭行止則顯裴度任用以沮入朝之行逢吉又與同列李程不協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彙者於京師貴游間以氣俠相許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門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知武昭鬱假不得官仍叔謂昭曰程欲與公官但逢吉阻之昭

愈憤怒因酒與京師人劉審張少騰說刺逢吉之言審以昭言告張權輿乃聞於逢吉即令茅彙召昭相見逢吉厚相結託自是疑怨之言稍息逢吉待茅彙尤厚嘗與彙書云足下當孚僕爲自求僕當孚足下爲利見文字往來其間甚密及裴度求覲無計沮之即令許武昭事以暴揚其迹再榮既告李仲言誡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兩死彙曰寃死甘心誣人以自免予不爲也及昭下獄逢吉之醜迹皆彰昭死仲言流象州茅彙流崖州李涉流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擢審長壽主簿李虞自拾遺爲河南士曹敬宗待裴度益厚乃自漢中召還復知

政事逢吉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仍請張又新李續之爲參佐表續自副又新行軍司馬初門下史田伍尙逢吉親信顧財利進娼嬖之伍坐事匿逢吉家名捕弗獲及出鎭表隨軍滿歲不敢集使人僞過門下省調房州司馬爲有司所發即襄州捕之詭謂不遣御史劾奏詔奪一季俸因是貶續爲涪州刺史又新汀州刺史大和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五年八月入爲太子太師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八年李訓用事三月徵拜左僕射兼守司徒時逢吉已老病足不任朝謁即以司徒致仕九年正月卒時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成無子以從弟子植嗣

段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西河人高祖志元陪葬昭陵新書志元

五世孫圖形凌煙閣祖德皎贈給事中父諤循州刺史贈
左僕射文昌家於荆州倜儻有氣誼節度使裴胄知之
而不能用胄採古今禮要爲書數從文昌質判所疑韋臯在蜀表授校書郎
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
垍同加獎擢授登封尉集賢校理俄拜監察御史遷左
補闕改祠部員外郎元和十一年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文昌武元衡之子壻也元衡與宰相韋貫之不協憲宗
欲召文昌爲學士貫之奏曰文昌志尚不修不可擢居
近密至是貫之罷相李逢吉乃用文昌爲學士轉祠部
郎中賜緋依前充職十四年加知制誥十五年穆宗即

位正拜中書舍人遂爲承旨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乃出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長慶元年拜章請退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政爲治嚴靜有斷蠻夷畏服二年雲南入寇黔中觀察使崔元畧上言朝廷憂之乃詔文昌與備文昌走一介之使以喻之蠻寇即退彭濮蠻大酋蹉䧘來請立石刊誓修貢獻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轉兵部兼判左丞事文宗即位遷御史大夫封鄒平郡公尋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大和四年移鎮荊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南詔襲南安

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慰讓卽日解而去文昌於荆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贖爲浮圖祠又以先人墳墓在荆州別營居第以置祖禰影堂歲時伏臘良辰美景享薦之徹祭卽以音聲歌舞繼之如事生者搢紳非焉六年復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九年三月賜春衣中使至受宣畢無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有文集三十卷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洎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鍾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子成式

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爲祕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祕

閣書籍披閱皆徧侍父於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自以其意諫止明日以雜兔徧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累遷尙書郎咸通初出爲江州新書吉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終太常少卿以閑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所著酉陽雜俎傳於時子安節乾寧中爲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云

宋申錫字慶臣祖素父叔夜申錫少孤貧有文學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韋貫之罷相出湖南辟爲從事其後累佐使府長慶初拜監察御史二年遷起居舍人寶歷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翰林侍講學士申錫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淸愼介潔不邀黨與當長慶寶歷

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爲激勸
文宗卽位拜戶部郎中知制誥大和二年正拜中書舍
人復爲翰林學士初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
寶厤比致宮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恃其宿舊跋
扈尤甚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爲姦利出入禁軍賣官販
權中外咸扼腕視之文宗雅知之不能堪申錫時居內
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嘗因召對與申錫從容言
及守澄無可奈何令與外廷朝臣謀去之且約命爲宰
相申錫頓首謝之未幾拜右丞踰月同平章事申錫素
能謹直寵遇超輩時情大爲屬望及到中書割斷循常

望實頗不相副大和五年忽降中人召宰相入赴延英時二月晦羣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奔之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路隨李宗閔牛僧孺等既至中書東門中人云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被罪望延英以笏叩頭而退隨等至文宗以神策軍中尉王守澄所奏得本軍虞候豆盧著狀告宋申錫與漳王謀反隨等相顧愕然初守澄於浴堂以鄭注所構告於文宗守澄即時於市肆追捕又將以二百騎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會內官馬存亮同入諍於文宗曰謀反者適宋申錫耳何不召南司會議今卒然如此京師企足自爲亂矣守澄不能難乃止乃召三相告之又遣右軍

差人於申錫宅捕孔目官張全眞家人買子緣信等又於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獄文宗又召師保僕射尚書丞郎常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理卿同於中書及集賢院參驗其事翼日開延英召宰臣及議事官帝自詢問左常侍崔元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温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一十四人皆伏玉階下奏以申錫獄付外請不於禁中訊鞫文宗曰吾已謀於公卿大僚卿等且出元亮固言援引今古辭理懇切元亮泣涕久之文宗意稍解貶申錫爲右

庶子漳王爲巢縣公再貶申錫爲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爲冤擢豆盧著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既得密旨乃除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謀而注與守澄知之潛爲其備漳王湊文宗之愛弟也賢而有人望豆盧著者職屬禁軍與注親表文宗不省其詐乃罷申錫爲庶子時京城恟恟衆庶讙言以爲宰相實連十宅謀反百僚震駭居一二日方審其詐諫官伏閤懇論文宗震怒叱諫官令出者數四時中外屬望大僚三數人廷辨其事僕射竇易直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愕然唯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且曰王師又三字疑有

詔未獲卽獄未具請出豆盧著與申錫同付外廷勘當時人情翕然推重初議申錫抵死顧物論不可又將投於嶺表文宗終悟外廷之言乃有開州之命初申錫既得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於外廳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爲所羅織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下申錫自居內廷及爲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納賄賂遂成風俗不暇更方遠害且與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廉爲已任四方問遺悉無所

受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爲之歎息七年七月卒於開州詔曰申錫雖不能周愼自抵憲章聞其亡殁遐荒良用悲惻宜許其歸葬鄉里以示寬恩開成元年九月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憖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詔復申錫正議大夫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賜紫兼贈兵部尚書仍以其子愼徽文宗紀作道微新書作愼微爲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謚曰貞

李程字表臣隴西人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父鷫伯程貞元十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辭科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累辟使府調藍

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二十年入朝爲監察御史其年秋召充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元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嬾日過八塼乃至時號八塼學士順宗即位爲王叔文所排罷學士三遷爲員外郎元和三年出爲隨州刺史以能政賜金紫服元和中出爲劍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李夷簡鎮西川辟成都少尹十年入爲兵部郎中尋知制誥韓宏爲淮西都統詔程銜命宣諭明年拜中書舍人權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歷御史中丞六月出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入爲吏部侍郎渭源男食邑三百戸敬宗即

位之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敬宗沖幼好治宮室畋遊無度欲於宮中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恭儉化天下陛下在諒闇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迴奉園陵上欣然從之程又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程辨給多智算能移人主之意尋加中書侍郎進封彭原郡公寶應二年罷相檢校兵部新書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大和四年三月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六年就加檢校司空七月徵爲左僕射中謝曰奏曰臣所忝官上禮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人上日不受四

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儀注四品已下官悉許受拜王涯貴易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臺云已聞奏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臣進退未知所據時中丞李漢以爲受四品已下拜太重敕曰僕射上儀近已詳定所緣拜禮皆約令文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準大和四年十一月六日敕處分程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檢滑稽好戲而居師長之地物議輕之最爲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羽翮也七年六月檢校司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九年復爲河中晉絳節度使就加檢校司徒開成元年五月復入爲右僕射兼判太常卿事十一月兼判吏部尚書銓

事二年三月檢校司徒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武宗立爲東都留守卒年七十七贈太保）有司謚曰繆子鄘

鄘進士登第以詩名聞於時大中末累官至潁州刺史再爲觀察使（累遷刑部侍郎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闕鄭魯奏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旣而果逐鄘乃擢魯中書舍人）鄘子晝亦登進士第

史臣曰宗儒易直以寬柔養望坐致公台與時沈浮壽考終吉可謂能奉身矣逢吉起徒步而至鼎司欺蔽幼君依憑內豎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不與李訓同誅天道福淫明矣申錫小器大謀貶死爲幸程不持士範殁獲醜名君子操修豈宜容易

贊曰趙寶優柔坐享公侯蝮蛇野葛逢吉之流豈無令人主輔謨猷程錫弼諧於道難周

唐書卷第二百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